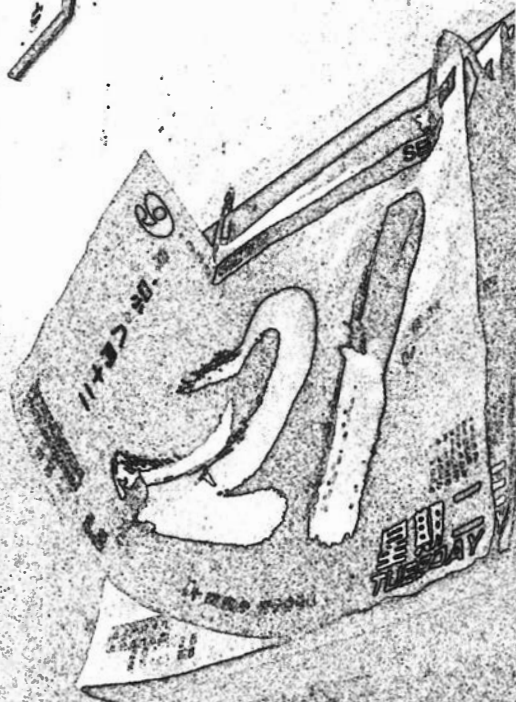


那一夜 天崩地裂

TZU CHU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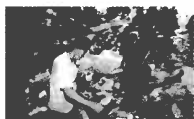




百年浩劫

◎ 周本驥（經典雜誌副總編輯）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
給台灣帶來了百年來的罕見劫數。
像台北市八德路東星大樓一樣
應聲而倒的房子不計其數；
然而，這場天搖地動，
卻也震出了台灣人互相扶持的決心。
各地的救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馳向現場，
此時此刻，唯有愛能給人足夠的勇氣，
去彌合那巨大的創慟。



情至人間中的盪盪

離開人車沸騰的慈濟功德會台中分會，我們一行人終於奔上了前往東勢的公路。上外環快不久，原本還可以踴躍車速忽地慢了下來，熱鬧的道路轉進一片黑暗，一重重的路障開始出現，通亮尖厲的哨音劃破黑幕的壓迫穿刺入耳，映照在車燈下的，是點點螢光背心與急速晃動的交通指揮棒，我們依著軍警人員的指示，迅速逆向行駛搶過危險封閉路段。「這簡直是戰備狀況……」，我們的心開始糾結，前面迎接我們的將不知是何種景象……。

進入暗夜中的死城

進入東勢的勢豐路，是今天（九月二十二日）才單線搶通的，黑沉沉的夜裏，我們只有藉著車上裝置的強力探照燈瞭解狀況，光柱中充滿了土灰，馬路兩旁一幢幢鬼影般的屋樓正是平常應該燈火通明的店家，而如今連一絲人氣都沒了。車行十分鐘……二十分鐘……或甚至更久，我們完全看不見任何人影，生命似乎是在這整片地區忽然消失了！來自各地的救援物資車、採訪車成了這片廣袤區域的唯一活體。人呢？這麼多的人都撤退到哪去了？間或在街道巷弄

間看見極度照明的光亮現場，都是在進行與死神拔河的搶救工作，強烈照射下扭曲崩坍的建築體，突刺在黑暗的綿延中，像一個不真實的惡夢，直讓你甩甩頭醒過來。

黑暗中不知又走了多久，鬆緩的心情隨著車身爬上中豐大橋落陷處時，那猛烈的一彈而緊繃，東勢到了！我們此地正式的任務是做「災區」採訪報導，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期望什麼？許多賺人眼淚的悲喜故事？還是災情狀況的分析與評論？兩種期望在此時都顯得荒謬而不堪；打心底，我只是想靠他們近一點，看能提供些什麼幫助，任可用得上的幫助……，於是我把矛盾丟給老天，帶著一顆空白的心進入山城。

夜影浮動中的劫後餘生

你曾經去過東勢嗎？那是一個擁有二萬人口非常繁榮的山城，所有要進入大雪山區車輛都會先在這打尖補充食品油料，然後才進入山區，此時此刻它卻如死城一般。人，活著的人，都集中在幾個空曠地點上的收容中心。我帶著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不敢輕易打擾的心情，悄悄地在黑暗的東勢國中及東勢國小的操場上繞行。偌大的操場擠滿了人與車，但是卻聽不到相對的人聲喧嘩，反而是汽車收音機裏傳來的新聞播報聲此起彼落抗衡著失電的黑空。

才經過地震巨變的人們，似乎還沒回過神來而顯得茫茫然；一位老太太裹著毯子枯坐課桌椅前，她們家還沒領到帳棚與睡袋；學校腳踏車棚下，則蒙頭並排地睡了一家人，老爸爸裸在棉衣外的身上搭掛著老媽媽的手，是冷？還是依偎的需要讓他們如此緊擁而眠；不知事的孩子則依然嬉鬧著，一旁不多的家當中居然放著一套漫畫書；遠處有一對顯然是剛從外地回來的夫妻，焦慮地用手電筒在尋找自己的親人，但是這麼大的場子要如何找起？

原先以為不便翻攪的痛事，在幾個年輕的國中女生快速敘述中，在睡不著的老婦人的平實土話裏，在中年男人毫無表情的三言兩語中，很快的就一片片地湊搭出來。大部分的居民對自己生命中那八十秒的記憶，只要有人願意適切地關心，都相當願意講出來。在他們平凡簡單的敘述裏，埋藏著一股大難之後需要被人知道、被人安慰的混沌情緒，他們驚恐的心情需要被釋放、被整理。我慢慢咀嚼出，那些單純字眼下的傷痛是何其巨大，而這深沉的傷痛正在逐漸

形成一個集體記憶。建築或許可以重建，市容或許會更美觀，然而一夜之間失去四百條生命的驚駭記憶，恐怕將永遠鑄記在東勢人的心頭深處，變成永不消褪的輓章，而這黑色的輓章又何嘗不是全體台灣人的！

石破天驚的一聲「我好怕」！

當夜我們驅車回台中，第二天一早六點我們在晨曦中又造訪東勢。來自后里的慈濟人張碧珠女士正在調車，則往新社鄉，於是我決定跟她的車一探山區。通過亂石滾落的龍安橋，我們必須一路請好心的居民帶路，去尋訪受災村落。習慣於被忽視的山村居民，本來默默地獨自承受著地震的驚嚇，現下忽然有外來人士的出現與慰問，措手不及的溫暖往往讓他們悲從中來、淚眼婆娑。當我們來到新社鄉中和國小旁民家進行慰問與物資需求調查時，忽然一陣猛烈的地震將原已龜裂的房屋震得嘎嘎作響，小路上的每個人驚魂未定之際，忽然又爆出一聲石破天驚的「我好怕！」，接著是六十多歲的鍾桂妹的失聲慟哭與一連串的「我好怕！」、「我好怕！」。沙啞的哭聲迴盪在晴空下，讓人聽了好



不鼻酸，碧珠師姐緊緊地擁著她讓她哭個夠。哭吧！鍾桂妹，替所有還哭不出來、不能哭、不敢哭、壓著不哭的人痛快地哭一場！哭夠了，我們才有力氣面對現實。你看這麼多蜻蜓飛在綠色的草皮上，不是很美麗嗎？

裏冷巷的慷慨本色

由新社發完物資，我們又匆匆趕回東勢。重新裝車後，這回我們要往八仙山方向去，沒有人確定道路的通行狀況能達多遠，只能隨機應變。一路我們利用舊路代替坍塌的大路，溪谷這邊的路被阻絕，我們就繞到對岸由下一條橋回來。中橫路段上的青碧山體一條一條地像給剝了頭皮，露出黃色的土坡，有些甚至是半個山頭跌落溪底，還不斷地飄著黃塵。終於，我們走到昨天來到東勢求援的人交付給我們的指示地點——「林員外」旁的產業道路上，但我們只走到裏冷巷博愛村就再也上不去熱心的村民告訴我們，再上去的路約有六公里，但地形都變了，他們是走稜線去的；回程本想將生病的老人家一起帶出來，不過路況危險，他實在不敢擔保安全，結果老人家還是沒敢下來。

我們將一整車的糧食與醫藥卸在這裏，好心的鄰居答應幫我們送上去。在這深山裏，人溺己溺的互相扶持，這樣本色而自然，授受之間沒有多餘考慮猶豫，慚愧了我這台北來的人，連想稱讚都嫌輕淺，於是帶著滿滿的受教與敬重離開山區。

午後的停屍間

告別東勢前的最後一站，我決定留給大雪山林務所的停屍場。不為什麼，只覺得自己該去致哀。臨時安置場裏的大體在今天大都有了妥善的處理，已經驗過身的死者，部分已趕在今天的好日子火化，尚未處理的也起碼可以裝入屍袋暫貯冰櫃；空曠的停置場上還有著大量的冰塊，唯一的兩具無人認領的遺體是八歲的男孩與東勢王朝挖出來的父子。血水滲著冰水細細地流布，在藍棚映照下變成深黑色的細流。冰櫃前，國軍將屍袋扛高給櫃上的慈濟人，再由他們將大體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冰櫃裏平整放好，給亡者最起碼的尊重。另外，現場則有數位慈濟師姊協助死者家屬清理遺體與更換壽衣。



據說，有個受災戶的老父母腸肚外流，子女不知如何是好，多虧得師姐幫著他們用塑膠袋將腸肚歸位整頓大體，才得以安然入殮。在這裏，一切是結束也是開始。每個失去親人的家屬都不得不學著放下過去，邁向未來，我願意他們都走得步履堅定、堅強。

回到台北，今天已是九月二十五日週六的上午，辦公室的催稿電話卻忽然不再響起。行將結束寫作的放鬆，讓我忽然明白此去採訪的意義；它讓我看見，大難並不可怕，那一分多鐘的劇烈搖晃，震出了台灣人民長期冷漠的心底那一絲尚未熄滅的溫暖；對災區的關懷付出，幾乎是每個人本能強烈的情緒需要而不是單純的施捨。我想起回程（九月二十三日）路上經過的石岡鄉梅子村，小小的一個村落就死了三十個人，卻還沒得到任何正式的援助。但是在村落的廣場上，卻有一個開著滿車食水與生活用品的人正在分發；他靦腆地告訴我們，他在台南一聽到消息，就馬上跑去採購了這些東西運來給鄉親。就是這樣的力量，這樣樸素的、愛的力量足以彌縫大地的傷口，止住我們心頭的傷慟，給我們勇氣繼續在這塊土地上打拚。

爸爸！請原諒我

◎慈濟
（慈濟志工）

火舌沒有放過她，

張牙舞爪地伸出它的摩掌，

撕裂偉芳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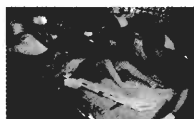
化為灰燼，

肆無忌憚地

在她全身上下烙下片片火紅的印記。

TZU CHI FOUNDATION





這幾年，家住埔里的潘鐵國夫婦因為在合歡山種植高冷蔬菜，經常住在山區。九二一集集大地震前，他們夫婦就帶著小女兒和小兒子到山上工作，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

九二一的震撼，把他們嚇出一身冷汗。電停了，山區可說伸手不見五指，他們開始擔心埔里家中的大女兒、兒子、兒子的安危；摸黑打電話回家，才知道電話也不通了。「壞了，阿芳和柏林，不知怎樣？」

好不容易捱到天亮，趕緊下山，才走了一小段，山也崩了，路也坍了，前進不得。但是，一想到父母音訊全無、兒女安危難卜，他們夫婦怎能停下腳步？他們爬過落石，越過斷橋，克服重重障礙，才在四個多小時後，回到埔里。

小鎮上一排排倒塌的房屋，看得他們夫婦倆不寒而慄、頭皮發麻。待回到自己家門前，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這幢焦黑殘破的三樓透天厝，就是自己的家。

「我的女兒、我的兒子呢？」這時連個鄰居都問不到。他們趕回母親的住處，才知道女兒傷重送醫，也不知在「哪裏」？

「天公伯啊！怎麼會這樣？」他們趕到埔里基督教醫院四處打探，聽說女兒因傷重轉送到台中榮總急救。他們租了一輛計程車，步步驚魂地趕到榮總，找到了陪同女兒送醫的妹妹，也從妹妹的口中得知不幸的經過。

原來，九月二十日那天，大女兒偉芳從服務的九族文化村下班後，仍和往常一樣回家照顧還在念幼稚園的弟弟柏林。

二十一日清晨的大地震，偉芳被強烈的搖晃驚醒，「救命 救命呀！」偉芳這個十幾歲的年輕女孩嚇得邊喊邊逃命。

屋外一片狼藉，人人一臉驚恐，好似魂飛了、魄散了。

偉芳稍一回過神，猛然想起弟弟還是在屋內。顧不得自己腳也軟了，趕緊衝回屋內，跑向二樓弟弟的房間，想不到這時二樓已起火燃燒。

偉芳拉起一條被單裹住弟弟，緊抱著他死命地往外逃。但火舌沒有放過她，張牙舞爪地伸出它的巴掌，撕裂偉芳的衣服，化為灰燼，肆無忌憚地在她全身上下烙下片片火紅的印記。

偉芳放下僅頭髮輕微燒焦的弟弟，還想回到屋內取衣蔽體，被鄰人拉住勸止，這時她也不支倒地，嘴裏喃喃唸著：「送我去醫院，送我去……醫……」



院。」

蘇鐵國夫婦聽完女兒的遭遇，已泣不成聲，為自己沒有盡到做父母的責任而悔恨，也為女兒被火紋身之痛可哭。此刻，她們除了懇求醫師盡力救治，祈求老天保佑奇蹟出現之外，也別無他法了。這個時候，即使親如父母子女，都不能稍加替代。

隔著加護病房的玻璃窗，看著女兒口鼻插滿管子，他們夫婦不停地顫抖，也許這是一種強忍著悲痛的自然而然吧！外人總難瞭解那種徹心徹肺的痛。當偉芳見著爸爸媽媽時，她吃力地高聲叫：「爸！原諒我，我沒照顧好弟弟……房子也燒了……」「媽！我好痛哦！……我會不會死？弟弟呢……？」

當弟弟柏林好端端地出現在她的視線時，偉芳心中懸念的一顆大石，終於放下了。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幾乎在慶幸自己還好用身體保護了弟弟的生命。

三十五天後，偉芳終於出院了。身上蓋著白布，回家了。

一個爸媽心中的好女兒，弟弟眼中的好姊姊，同事口中的好伙伴，偉芳揮一揮手，沒有帶走什麼，只留下人家對她無盡的懷念。

記住埔里的美

還有堅強

出

◎何貞青（慈濟中文
期刊部記者）

我期待一個新的遠景
並相信堅持下去就會有希望。

屆時，

人們記得的不只是埔里的美麗，
還有堅強。

TZU CHI FOUNDATION



災後的第五天，我在夜裏回到埔里。

從台北跳上國光號，一路只見滿載毛毯、食品的救難車隊絡繹不絕，往同一個方向——我的家鄉奔去。

車流走走停停，交錯的半晌，國光號的運將突然打開車窗，對旁邊一輛輛救難車揮手大喊：「謝謝啦！謝謝大家老遠趕來幫助阮埔里，我代埔里人向大家感謝啦！」回應他的是一張張體諒的笑臉及加油聲。

猶自激動的運將轉過頭對我們說：「咱們埔里這次實在慘，真令人痛心，可是看到全省的人都趕來幫忙，心口只有感動啊！」

「埔里……嚴重嗎？」二十一日當天因公出國、至今才趕回，我忐忑問出一直不敢問的問題。

「整個鎮的房子東倒西歪，沒幾間好的；像我家樓梯梁柱都歪掉裂開，全毀了！」哽咽的聲音不勝感慨：「我自己的家，我不敢回去！」

那，我的家呢？

雖然不願相信，

卻不得不承認這個自小成長、充滿眷戀的家鄉，

如今成了一座荒城、人們所說的鬼域！

進入埔里，深沈的夜色讓人睜不清周遭景況，可是模模糊糊的車燈，還是隱約映照出浩劫後的荒涼。以往不論多晚都有明亮燈光迎接我的小鎮，如今一片晦暗；人們全避難到學校、空曠處去了，被遺棄的街道只剩死寂。

傾斜殘破的樓房在眼前一一晃過，幽暗中竟是面目猙獰，我不禁打起寒顫……待到終點，一腳踩在破碎的屋瓦，終於死心了。雖然不願相信，卻不得不承認這個自小成長、充滿自戀的家鄉，如今成了一座荒城、人們所說的鬼域！

打遍車站所有公用電話，想聯絡家人來接我，沒有一具能通。

我可以從國外飛回台北，從台北趕回鎮上，剩下這短短一段路，竟回不去？茫然中，只能走向唯一的光源，路旁一間點燈營業的私家車行老闆見到我，手指電話：「打吧！」陌生人的善意，是我唯一的憑藉。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通過電話，站在清冷的街頭，不遠處是一隊外國救難員正在挖掘的身影；我突然意識到死亡離得這麼近，這不是夢，不會一覺醒來就沒事，一切都不一樣了！

弟弟來接我，災後第一個見到的親人，我緊緊抱住他，恍如隔世。他說位於市區內的新家全毀了，老家被隔壁樓房砸毀三分之一，村裏的人全住到廟前的空地上，沒人敢回家……

鑽出帳棚，

我在夜涼如水中慢慢往家的方向摸索，
想看清楚那呵護我長大的屋子成了什麼樣？

回到大廟廣場，媽媽不在帳棚裏，哥哥說她和鄰家孀孀到廟內祈福去了。

弟弟叫我在外面等，他去叫媽媽出來，「怕你們兩個見面抱頭痛哭，讓人瞧見多不好意思！」

地震後，弟弟天一亮趕回埔里，崩壞的家沒有媽媽的蹤影，他急得在村裏

亂繞，最後在路上找到飽受驚嚇的父親。乍見親人，媽媽崩潰得抱著弟弟一直哭、一直哭……

在外煎熬多日，我不願再等，逕自找到母親，證明弟弟錯了。我並沒有哭，因為媽媽先哭了！我擁住她安慰：「沒事、沒事！我們都在你身邊，人平安就好……」我後悔沒有當日趕回家；後悔讓媽媽一人面對此生最大的恐懼。站在旁邊的阿姨看著我們只是莞爾一笑，「你回來啦！」遞來一支香給我。

誦經聲中，媽媽低低說著那一晚，平靜安詳的村子在黑暗中響起天崩地裂及尖叫聲，睡夢裏的村人倉皇逃出家門，在無法置信的疑懼中熬到天明。然而，來不及逃出的鄰家婆婆死了，我同學的母親死了，許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叔伯長輩們也走了……

「媽，你怕嗎？」

「怕，我到現在都還怕！」

心中一酸，那晚她受了多少大驚嚇？而我們竟沒一人在她身邊！無論後來怎麼彌補，都無法抹去她心中的恐懼了。繚繞的香煙模糊了我的眼，廟裏鐘鼓聲



響起，我靜靜祈求大家平安，我什麼都不要，只要平安。

深夜看著親人的睡臉，我無法成眠。鑽出帳棚，我在夜涼如水中慢慢往家的方向摸索，想看清楚那呵護我長大的屋子成了什麼樣？

對著被磚塊砸毀的院落，我明白這個家暫時是回不去了。而明天會怎樣？後天、大後天呢？我們這些在外討生活的遊子放不下家人，又該怎麼辦？

淚水終於還是落下來，我想到冬天快來了，山城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

早晨一場六點八的餘震，

讓我見識到眾人驚慌躲避的場景，

每個人衝出帳棚、瘋了似地呼喊自己的親人……

九月二十六日，早晨一場六點八的餘震，讓我見識到眾人驚慌躲避的場景，每個人衝出帳棚、瘋了似地呼喊自己的親人，急切地非親眼見到家人平安不可。家，現在成了最危險的地方，人們則成驚弓之鳥，無處可依。

騷動過後，有人喊著：「某某人受傷了，快叫救護車啊！」是一位鄰家大

哥被砸落的磚塊傷到腳，看他神情痛苦地被救護車載走，我深刻感受到地震的威脅，突然想到：我能做什麼？光在這裏害怕嗎？

從行囊中拿出相機，猶豫是否要為這場天災留下見證？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按下快門，這不同於以往所採訪過的任一個地方，這是我的家鄉、是我熟識的人們。

最後，還是決定跨上機車，逼自己去面對每一個殘破的景象，明白若不這麼做必定會後悔，因為我必須記住家鄉最不堪的時刻，記住我們曾從什麼樣的境地走來。

經過宏仁國中，不敢相信眼前波浪般扭曲變形的建築會是記憶中的母校，沒有一間教室是完整的，我再也不能偷偷回去坐在以前的位子，緬懷國中的生活了。

來到育英國小的操場，我知道哥哥他們避難到這兒，多想見見他、告訴他我回來了，但如何在數百頂帳棚中找到他？親人之間這麼近，卻又這麼遠，這就是咫尺天涯吧？

再走到全毀的中華商場，人們言底下埋著十幾個人沒有挖出；隔不遠一幢



民宅據說也還壓著一家五口，其他大大小小的倒塌建築內，到底還有哪些人沒被發現誰也不敢說。灼烈的秋陽下，總覺得空氣中瀰漫死亡的氣味，我拿相機的手不禁也顫抖起來，這是怎樣一場浩劫啊！

頹喪中唯一的驚喜，是在路上遇到多年未見的小學同學，「啊！你平安活著，真好！」面對景物全非的家園，說什麼都徒增感慨，「保重！」是我們唯一能給彼此的祝福。

我知道天災誰也沒有辦法，

我慶幸家人平安，所以我的心沒有碎，

只不過，跟著埔里一起埋在瓦礫堆裏了。

離開大街，沿著埔里國中的方向走下去，我知道會經過熱鬧的鎮公所，接著是清幽的圖書館，轉個彎該有成排的綠蔭，樹下恆常有勤奮的小販會對我微笑……然而，一切都不見了。

我知道天災誰也沒有辦法，我慶幸家人平安，所以我的心沒有碎，只不

過，跟著埔里一起埋在瓦礫堆裏了。因為毀去的不單單是一座城鎮，還有我成長的記憶與痕跡，我的過去。

更害怕的是，日後人們提到埔里，記得的不再是她的美麗，而只是一句：「啊，那個傷亡慘重的小鎮！」

懷著落寞回到廣場，媽媽正和伯母們一起煮午餐，大家相互照顧，讓我有種安心的感覺。沒人多說什麼，只是自動找事做，似乎在忙碌中也可以忘記恐懼。

外界捐給我們的舊衣服，大家挑一挑還剩很多，像座小山堆在大廟走廊前，媽媽們看不過去，相邀動手打劫。家批「這些衣服都是各界的愛心，不可以糟蹋，我們收一收折好，以後哪裏需要可以轉送出去。」在這當下，每一分善意都值得我們珍惜感恩並延續下去。

坐在媽媽身邊，我好像又回到小時候。媽媽告訴我，不只有人送衣服來，還有開著貨運車卸下一包包米就走的，他們衣衫簡陋不像有錢人，卻慷慨幫助不認識的人。

有人遠從屏東趕來，就為了幫我們搭設帆布，讓我們不必擔心日曬雨淋，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或從台北、高雄其他各地千里迢迢送來米、水、月餅……

「你們要牢牢記住現在，等以後有能力，千萬別忘記人家是怎麼幫我們的！」長輩對我們這些後生說。

敦厚樂觀的家鄉父老，

即使心中不捨，

還是鼓勵我們出去奮鬥，

不想見到年輕生命坐困愁城。

家鄉的世界已崩落，別的地方，子還在走；再怎麼不捨，還是得回台北。

「妳別擔心，我會照顧自己、慢慢整理房子，你們在外要多保重，聽說台

北也死傷很多人，要小心一點啊！」媽媽堅強地告訴我，可我還是放不下。

「妳安心回去工作吧！妳媽媽我們會照顧，只要有飯吃，妳媽就一定有飯吃！」隔壁伯母拍胸脯保證，幾乎讓我感激涕下。

敦厚樂觀的家鄉父老，即使心中不捨，還是鼓勵我們出去奮鬥，不想見到

TZU CHI FOUNDATION

年輕生命坐困愁城。而整建工作就先暫由他們一步步來，誰也不願拋下住了一輩子的地方，即使面目全非，總還是自己的家園。

帶著重重心事返北，有著想留下又想逃離的矛盾。留下，是對鄉土親人的牽掛；逃離，是因沒有足夠勇氣面對不再美好如昔的一切。

驀然想起哥哥回台中前告訴我的話：「咱們在外面努力工作，拚命賺錢回來重建家園吧！」

是啊，沒時間悲傷了，還有好多事要做，縱然我們不夠樂觀、不夠堅強，但天性中有著家鄉的草根性格，憑這分頑強，不信我們熬不過去！

經過這場災變，

我們體會恐懼、體會失去、體會失而復得的悲喜，

也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離開埔里，我的心中有一部分也已死去。

走在台北繁華的街道，遙想家鄉景況，常常覺得泫然欲泣，有著深深的歉



疚：家鄉最痛苦的時候，我沒有共同承受，覺得背叛了鄉親、無法原諒自己。但我知道，唯有先把自己的生活顧好，才有辦法回饋家園，這是最基本的自知之明。

日子在情緒起起落落中度過，我常恍惚失神，更加急躁焦慮，直到災後第十六天，我又在暮色中回到家園。

將入小鎮，心情依舊沈重無比。不意，遠遠卻看到燈光浮現，一點、兩點，小小、微弱地閃耀在蒼茫的暮色中，那是小販！他們開始營業了！

被地震震停的一切開始轉動，人們出來活動了，小鎮的步調開始向前，為生存努力的人們也帶來生機，讓人一陣驚喜。

慚愧啊！我猶自感傷，卻不知母親早已奮起，才不過十幾天光景！

這次，我不必在黑暗中找尋回家的路，漸多的人車增添了生氣，我心中凝結的情緒慢慢舒緩，找到一個小小的出口。

回到村裏，大家仍住帳棚，但也利用白天回到屋子整理環境。我們家的大門重新打開，曾讓我揪著心的滿屋灰塵、傾倒一地的家具，在媽媽打理下回復一塵不染、整潔有致。若不看崩毀的部分，會以為從沒發生過那場劫難。

和母親對坐客廳，一時間百感交集，一切彷彿回到幸福的從前；然而，我們確知生命畢竟是不一樣了。經過這場災變，我們體會恐懼、體會失去、體會失而復得的悲喜，也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恢復過往生活水平還需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不會天真到相信未來一切美好；畢竟現實的生活、繁雜的政策法令都是漫長考驗，但只要站在自己的家園，五年、十年，不管多久我們都會堅持下去，因為我們珍惜。

我常會想起載白米給我們的先生、屏東趕來搭帆布的人、不放棄搜尋的外國搜救隊、身心疲憊但堅定的軍警趕來義診的醫師……

我會記得，在我們沒有能力守護自己的家鄉時，有人幫我們扛起責任；當我們沒有辦法照料自己的鄉親，有人為我們做到了，並且那樣理所當然，毫無所求。²承受那麼多的關懷與愛心，而今，該由我們自己來了。

我期待一個新的遠景，並相信堅持下去就會有希望。屆時，人們記得的不再是埔里的美麗，還有堅強。



TZU CHI FOUNDATION

揮之不去的

災

八區五

梁欣怡（民生報記者）

日聞

我真心希望所有人都該去中部災區看看，才會深切體認到活著是件多美好的事。真的，還活著的人都該珍惜彼此、珍惜所有，只要人還有一口呼吸，都是富有的，都該感恩。

和往常一樣，凌晨一時四十分，是準備入睡的時候。一陣劇烈的搖晃襲來，「是地震吧！」我漫不經心地想。但情況好像有點不太對，地震連續的晃動似乎永遠不會停止，一陣一陣地左右上下不停搖撼，讓我忍不住抓緊床沿，聽到伴隨晃動而來的巨大聲響，一股涼意自心底升起，恐懼無助的感覺逐漸擴散開來……，這是個無眠的夜。

因為停電的緣故，直到凌晨復電後，才從廣播、電視上得知前夜劇烈的地震，為台灣各地帶來不小的災情。禁不住一夜的折騰，就在我漸入夢鄉之際，李師鄭主任的電話來了，分配好今天應做的採訪，我的情緒竟有些因為這則大新聞而略顯亢奮。

匆匆趕到慈濟台北分會，這是我第一個想到一定會有救災動作的民間慈善團體。果然，人來人往的喧鬧景象，卻有與以往不同的「味道」，每個人看起來都好嚴肅，好多師姊的眼眶是紅腫、眉頭是糾結的……「顯然災情不輕！」就在我這麼想的時候，一輛將駛往松山東星大樓的救災專車正要發動，我就搭上便車前進「災區」。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慈濟專車衝出重圍

一路上，熟悉的台北市看來還是一如往常，只是，不上班的日子，八德路卻明顯塞了點。我的手機不停響起，各個民間團體透過行動電話，向我告知他們的救災行動。從忠孝東路三段開往八德路四段的路程怎麼這樣漫長，彷彿永遠到不了似的。同車的一位慈濟社「禁不住說，這麼塞，救災哪來得及啊！」

好不容易這部慈濟專車衝出重圍，進入封鎖線；也不過就是一條普通的紅色尼龍線，沿著八德路、饒河街口，就把來時路大塞車的喧囂與眼前的荒涼死寂完全隔絕。近距離親眼目睹傾斜的東星大樓，我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一幢十二層樓的住商混合大樓，就這樣倒了，除了「驚悚」，我想不出第二個形容詞。

就在東星大樓旁的臨時收容中心，裏頭全是哭成一堆的淚人兒；慈濟師姊環抱著死裏逃生的倖存者，彷彿想要把自己身全部的力量都傳遞給他們。我握著他們的手，聽著他們的描述，情景又跌落到前一夜那撼動人心的晃動，我的恐懼與無助也隨著我的淚水傾洩而出。那一天，我在東星大樓前一邊採訪、一邊

陪著生還者哭了整天；即使回到報社，晚上寫稿時，也要想盡辦法遏止淚水模糊我的視線。

第二天，再度前往東星大樓。自己開車前往的決定似乎有些錯誤，一路上大排長龍的車陣，讓我的情緒焦躁不安。一個路口、兩個路口地挨著前進，大馬路上到處都是並排停車。我忽然發現，許多辦公大樓前多的是堆積如山的毛毯、睡袋、食物和飲水，並排所停的大卡車原來是要將台北人的愛心直達災區啊！這一天，我的心情雖然還是低落，但從車窗望出去，一樣忙亂的台北市，竟是處處充滿愛與關懷。

當晚回到報社，接受主任的指示，第三天一大早，我搭乘慈濟救災的專車南下台中。大約中午時分，我們的專車正在豐原往東勢的路上，能倒的建物全倒了，連馬路都會原地隆起一層樓^樓高；天橋變成路旁的廢鐵，再昂貴的名車也逃不過整個壓扁的命運。我想，這應該是這輩子我所見過最悲慘的景象了。

我記得當天我所發回的新聞導言是這樣的：「如果不是有阿兵哥駐守在街道兩側，如果不是因為白天陽光耀眼的照射，走進台中縣東勢鎮，會以為這是座廢棄的荒城，多年來已無人煙。」



情至|人間|中的盪震

所有的居民都集中在由軍方和民間團體成立的幾個收容中心裏，五顏六色的帳棚占據東勢國中的操場，我的心卻一點也沒有受到繽紛色彩的振奮。操場那端籃球架下，幾個孩子傳來打籃球的声音，傳球、運球的過程中，他們所談的卻是「今天的死亡名單，你看了沒？」「我們班某某的媽媽好像也在其中。」「真的嗎？」「聽說他們要搬家了！」「我會有點想他耶。」不過十二歲的孩子，已經在承擔死亡這件事。

訪談過程中，一位東勢國小的老師很有系統地對我描述大地震當晚的情景，事隔三天，恐懼不再，她的冷靜教我訝異。這種感覺還沒過去，她談起遠在台北讀大學的兩個女兒，在災後第一天，是怎樣花了十個半小時、輾轉三種交通工具、沿路搭便車回到家。張老師遠遠看到兩個熟悉的身影，一個背著兩大桶水、一個背著一大包乾糧，遠遠地就哭著叫媽媽，張老師的淚水竟是無法控制地決堤。此時此刻，我還可以感受到她內心的激動；原來，當人們失去所有的時候，一家能夠在一起就是難得的福分。

證嚴法師等於興建組合屋

難得滿身骯髒的林懷民突然出現在眼前。忍不住內心激動，一定要來災區做點事兒的他，帶著舞者來當搬運工人，選做舞者最忌諱的勞動工作，林懷民卻是滿心的喜悅。他讓我看到處處有溫情的人間，即便身處在如同煉獄般的殘破荒城。

天色漸暗，我步行到農民醫院發稿，原本護理長客氣地安排我上二樓血庫發稿，那是唯一集電話線、插座、桌椅俱全的好地方。但是，背後的一台醫院電腦不斷關機再重新開機，北方的大冰箱又不時發出隆隆的吼聲，突然想起有採訪對象告訴我，大地震當晚，罹難者遺體多得沒地方擺，只好全放在醫院地下停車場。一陣涼意不由自主由背脊爬起，匆匆收拾電腦，我幾乎是衝下一樓大廳。

不得已，我來到人潮最多的急診室發稿，前來支援的醫護人員好奇地圍觀。一位醫師告訴我，他已經在東勢待三天了，後續排隊等著來災區服務的醫護人員還很多。言談間，救護車駛進，推進一位因車禍頭部受重傷流血不止的



傷患，膽小的我根本不敢回頭看，眼角餘光撇見醫護人員神色自若地進行急救，我只有由衷地欽佩。

我又回到二樓血庫傳稿回報生，在急診室拉了一位看來雄壯威武的阿兵哥，很「羞恥」地說出自己的請求，請他陪我去，沒想到，他馬上就瞭解我的意思了。傳稿的時候，阿兵哥一直陪在我身旁，突然之間他知道我的身分，馬上正色請求我，能不能呼籲大家多關心偏遠山區的災民。他說，那天參與空投，一户人家只分到三包泡麵，他真不知那些人還能再撐幾天？那一刻，在他嚴肅剛直的面容下，我看到一顆再也軟不過的心。

一路由農民醫院奔回我與慈濟人約定的坐車地點，其實我害怕極了，路上當然沒有燈，如果不是偶爾有車駛過，而我，我腳步好幾次錯亂地踩進高低不平的裂縫當中。經過傾倒的東勢王朝大樓巷口，我是怎樣也沒有辦法轉過頭去再看一眼。老實說，當時我只想快點離開這個讓我幾乎窒息的無止境黑暗。

第四天，我很幸運地搭上證嚴法師探視災區的車隊，近距離觀察她的一言一行。這個時候，社會上一片檢討救災物資公平發放的聲浪，證嚴法師也一站一站地傳達她有意投入人力去做災民心靈重建的主張。雙手合十，簡單的話

語，她的沈著理性溶化前線救災志士的心。

與她短暫交談時，她一再提起為災民興建簡易屋必須愈快愈好的決定。那一天下來，頂著烈日，身體本來就不好的她，前前後後為災民看了七塊地。想起證嚴法師所說「做就對了」，對毫無聊政客每天上演的口水戰，我為災民慶幸，也為災民憂慮。

第五天，揮別沒有熱水的日子，我回到台北。好不容易洗去多日的塵汗，身體輕鬆了，心情卻更沈重。所有遇到的人，都在探詢災區到底有多慘？日子永遠都在百感交集與五味雜陳中度過，我常難過得想哭，卻又好像哭不出心中的塊壘。

老實說，我真心希望所有人都該去中部災區看看，才會深切體認到活著是件多美好的事。真的，還活著的人都該珍惜彼此、珍惜所有，只要人還有一口呼吸，都是富有的，都該感恩。這是我最想與朋友分享的心情點滴，除此之外，我是什麼也不想說。

每逢餘震格外擔心災民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一直以為自己可以很專業地從事採訪工作，災變後好幾天裏，我卻愈來愈討厭自己動不動就掉淚地感情用事。每次餘震，我的心就更容易受到驚嚇，倒不是害怕房屋真的會塌，而是想起還在災區的人，他們又是如何告訴自己不要怕！台北天冷，氣象預報好像會下雨，我擔心住在帳棚裏的災民被褥會不會溼？天氣一變熱，我又擔心災區不夠完善的衛生設備，會不會讓疫病乘虛而入？

災後二十天，大地震的新聞漸漸淡去，當我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災區所見所聞總是盤據腦海揮之不去。捨不得到帳棚的老阿公，獨自在國中走廊和衣躺下；想盡辦法回到家人身邊的張老師的大女兒，那酷酷的神情；農民醫院裏滿腔熱血的醫護人員；不苟言笑的阿真哥那顆溫柔的心；我相信，即便大地震是如何重創台灣，台灣的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

奔上大雪山

橋毀了，路也不通，只得改走河道。

湍急的河中央，

大石頭上疊著小石頭，

上方架了兩塊約兩尺長的狹長銅板，

就成了供車子行走的「便橋」。

我們滿載物資的一輛越野車及一輛三噸半小貨車，

危危顛顛地過了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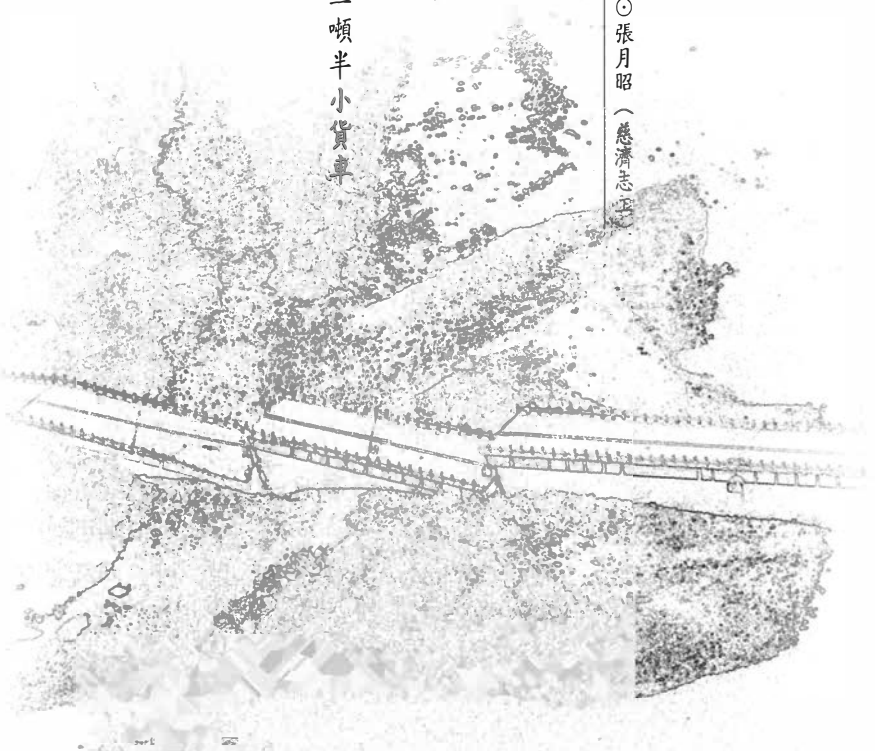
震懾於方才的景象，

良久、良久才有人發聲：

「台灣真的受傷了！」

◎張月昭（慈濟志工）

TZU CHI FOUNDATION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九月二十六日早上八點，一場六點八級餘震，把好不容易恢復供電的台中市電力又震停了。往南投的路上沿途塞車，車上三位準備把六百個帳棚送到東勢的慈濟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原來，餘震使九二一造成的「天外飛山」公老坪，又有了「走山」的新災情，造成交通阻塞。

搶在颱風前上山

初秋的豔陽天熱得有些異乎尋常，塞了半天，終於到了豐原。

只見「打結」處的路邊，緊鄰山腳興建的連幢房屋高高拱起兩、三層樓高；九二一地震過後原本已清理完的土方，因上午的餘震又「往前走」了數公尺，使平坦的豐勢路多出一座小山阻絕了豐原到東勢的交通。兩輛怪手正一鏟一鏟地挖除可觀的土石。

繞過「打結」處，終於一路暢通，但路面卻逐漸扭曲破碎。抵達豐勢大橋，橋中央「楚河漢界」般明顯裂了一條大縫；開車在危橋上前行，往東勢看去，寬廣的視野出現一幅只可能存在於漫畫中的奇特景象。許多大樓如醉酒

般歪歪斜斜站在那兒，叫人不得不懷疑自己的眼睛是否也震壞了？但河邊的空地上搭滿了帳棚，間雜小山般的物資，不禁揉揉眼睛地肯定——這是真的！

到了慈濟設在東勢國中的賑災中心，卸下帳棚不久，就聽到廣播徵求七位在地、且熟悉山區地形的四輪傳動司機。由於颱風外圍環流將影響台灣，為免山區搶通的路再度中斷，師兄們準備搶在下雨前上山運補物資，並優先發給災民搶手物資——帳棚，以免他們面臨斷糧及餐風宿露的危機。

驚險的「雲霄飛車」

「妳們也要上雪山啊？要有心理準備喔！」自九月二十二日就從新竹來東勢支援的張阿豐好心地「預告」。

兩點整，運補物資齊備，張阿豐的越野車坐有陳瑞慈、在竹東高中教英文的鄧金水和我，跟在後面的三噸半小貨車則由王豐盛駕駛，載著東勢國中美術老師簡吉川。我們預計上山後由景觀往西到雙崎，往東到雪山坑、竹林、象鼻，全程二十五公里。



一路聊起，方知張阿豐已連續三天跑這條路線。二十四日載滿了奶粉、食品及尿布……等物資，連同一位醫師、一位護士上山，到了大安溪上游，因橋斷、路斷，未完成任務折返。昨天再度上山，幸好路已搶通。

「哇！真慘，這戶也倒了。昨天還好好的，今天又倒了幾間！」連續走第三趟，張阿豐路況熟極，一路細點今天餘震後的新災情。而坐在駕駛座旁的鄧金水第一次見識這種如坐「雲霄飛車」般的路況，緊張得一直空踩煞車，有時眼看前面明明沒路了，張阿豐把方向盤一轉，車子居然懸空繼而往下衝了幾公尺，落差幾成九十度，嚇得鄧金水不得男性尊嚴，驚叫連連。

「橋毀了，路也不通，我們須改走河道！」「這樣還能走嗎？」「難得好天氣，要趕快幫災民補貨，能補多少就補多少。不然一下雨，路可能又斷掉，說不定三、五天、一星期都進不去，那裏面的災民不就慘了！」車內不時出現這樣的對話。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只要車子能走，決不可能打退堂鼓。

我們一路看到災民在斷垣瓦礫中整理殘存可用的東西，拿塑膠管在路邊接山泉……終於看到大安溪谷了，但路轉彎處放著路障，一塊寫有「路基坍塌，禁止通行」的牌子則斜躺在山邊。張阿豐遲疑了一下，就讓車子左轉，順勢

「滑」了下去，不久就到了河谷；等了半天，才看到一路「奮鬥」努力跟進的卡車。

大夥還真是佩服兩位師兄精湛的開車技術。「這有什麼？小Case。」

原來，張阿豐是遠紡的司機，平日開的是兩截加掛的拖車，每逢星期假日，開著越野車載著一家大小上山下海，就是他最主要的休閒娛樂；這種山崩地裂的路況雖難不倒他，但也是生平僅見的大挑戰！他說：「這輩子常常放颱風假，第一次放地震假，真的是永生難忘！」

台灣真的受傷了！

下到溪谷，就見大片由山上「滾」下來攔路的石頭、土方、樹木，將約二十米寬的河床佔了兩公尺；一條狹窄的便道硬生生地自落石與河道邊緣開了過去，左方的大小石頭還不斷掉落下來。再往前走，一輛計程車以坦克車之姿迎面而來，即將錯車而過，司機卻停了下來，說：「前面的橋和路都斷了，你們不會走，我帶你們進去！」



他是達觀村的泰雅族人，他說昨天路一搶通，慈濟的賑災車就進去過了，今天碰巧在這裏遇到慈濟人，當然要帶路。

再往前走，滿布大小石塊的溪谷有了變化。在一處溪水較狹窄處，工程人員用大石頭鋪疊在下層，由河谷兩端往中央延伸，上面層層堆上漸小的石頭，中央湍急的河水上方只架了兩塊竹一尺長的狹長鋼板供車子行走。張阿豐跟著計程車危顫顫地過了橋，下來幫著隨在後的卡車指揮。我這才知道考駕照時為什麼要考「狹橋」。

此時，極目四顧，遼闊的溪谷四面環山，狀如綢緞的大安溪緩緩蜿蜒地橫切而來，到近處但覺萬馬奔騰，洶湧壯闊。

震懾於方才的景象，良久、良久才有人發聲：「台灣真的受傷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真是渺小！」「真像從二十世紀又回到十九世紀……」

張阿豐說：「知道災民進出有多危險了吧？我們趕快走，河水不斷切割便橋基座，萬一下雨橋又垮掉，我們也會困在山上，變成人家要來救我們了！」

竹林泰雅部落

一路折騰，終於到了東崎路上，但往左不到一百公尺就被崩塌的山阻絕了，東崎確定去不了。右轉到了竹林村，在計程車司機指點下，到了第五鄰鄰長羅林秋香家。鄰長是阿美族人，嫁來泰雅村；女兒羅淑娟在台中的麵包店工作，大地震後失去家裏的消息，也是快涉水回來幫忙。

她們說，這一區四十戶全倒塌，四十戶，沒倒的因為建築物老舊，屋頂是日據時代的舊瓦片，大家怕危險，也沒人敢住，只有鄰長家較堅固，所以他們上山邀請散居各處的族人下來集中住在一起，以便相互聯絡與照顧。晚上大家圍成圈，一起取暖、聊天，睡覺時，屋裏讓給老人家，年輕人就在外面露宿。

羅淑娟說：「大家都只知道達觀，不知道竹林村，我們也是沒水、沒電、沒油、沒瓦斯，前幾天就採野菜吃，我們自己種的四季豆。慈濟昨天送東西來後，我們連夜騎機車去分送帳棚與物資，加上今天的，物資已經夠了！」

此時，竹林派出所主管黃春松也來了，除一再感謝慈濟人常常上山來關懷他們，並表示，達觀村有竹林、雪山坑、達觀三個部落，共七個鄰，慈濟給的



已經夠了，可以不必再送。他說，目前往雪山坑、達觀的路不通，我們可以將物資暫放鄰長家，請災民自己來拿；倒是有位獨居老榮民的房子全倒，較需要幫忙。說著就往前走，一面「王輝生！王輝生！」地喊著。

獨居的老榮民

也不知從那兒鑽出一位身手矯健的老人家，嘴裏嚷著：「你們今年已經來好幾次了，端午節還送粽子來，王輝生說要幫我蓋房子，但是我沒有合法的地：

……」

王輝生七十二歲了，四川人，民國三十八年來台灣，四十一年就在這個鍾靈毓秀的地方落了腳，平日靠上山砍竹子及政府每月六千元低收入戶補助過日子。

黃主管說：「他可好強得很，房子是他自己找沒人的空地，一手蓋起來的，低矮黝暗，睡覺只能爬進去；自己搭個石灶燒木柴煮飯，派出所要幫他接水電，他也不願意，寧願自力更生，大老遠跑到溪底辛苦地提水。這間倒了，

他就住在另一間破房子裏……」

果然，就在派出所對面，緊貼在護馬路的駁坎旁邊，「蹲」著一間破舊的矮房子；再往前約一百公尺，緊貼在護城坡上面又有一間類似的簡陋房屋，但是路左側嚴重坍方，正好堵住路面，土石上面又疊著一塊大石頭……這房子簡直危機四伏！

「慈濟正在幫災民蓋組合屋，你願不願意搬去住？」「不要！不要！那裏沒得營生，我這裏住得好好的。能不能發個貨櫃屋給我比較牢靠？要不然幫我載幾片十二尺的鐵皮來，我自己再蓋一間，就好了！」

王輝生已經在當地生了根，要他搬下山，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只好請他住到安全的地方，留一個帳棚給他，他也堅持不肯，「我自己蓋的房子安全，早上餘震時，地一動，我已經跑到老遠去了……，我不需要帳棚，只要鐵皮就好，鐵皮就好！」

眼見天色將晚，多少人遊說都白費唇舌，只好將他與所有物資都託給黃肇員及鄰長處理，打道回程了。



「懸空」的警察局

原以為回頭路好走，卻不料後頭的卡車空車打滑，在溪谷及上坡路段都陷在石頭堆中空轉。張阿豐再出奇招，叫所有人都坐上卡車最末端「增重」，卡車果然就乖乖地走。陳瑞慈幽默地說了句：「第一次發現『胖』的好處！」讓大家笑彎了腰。

但還沒笑完，就發現眼前山邊彷彿被削平一般，幾幢房子懸空「掛」在那兒，張阿豐說那裏就是自由村。決定繞過去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忙？

自由村的雙崎派出所前，幾名老外正打著赤膊捧著碗吃泡麵。派出所主管一看到慈濟的賑災車就說：「我們原住民最喜歡慈濟的『阿彌陀佛』了，因為你們是第一個進來關懷我們的，前天來，昨天來，今天又來！」

他說，這次地震自由村死了五人，有數十人受傷，警察局跟派出所的員警也都是災戶，連宿舍都倒了。

原來，我們老遠看到的「懸空」危樓——就是警察局，而主管身上也有多處掛彩。問他有沒有找醫療隊的醫師看看？他回答：「那敢走開啊！今天早上的餘

震又倒了好幾間房子，這批外國的救難隊員救出了三個人……」

原來這些老外是救難隊，此時教英文的鄧金水已在發揮功能。得知救難隊一行七人來自加拿大，昨天才到台灣，今天就救了三人。其中一位在溫哥華參加過慈濟的活動，所以一看到賑災車上的慈濟標誌，一眼就認出來了。「台灣的泡麵很好吃……」他們說。

「在慈濟永遠有好事可做！」

夕陽斜映，群山環繞中，除了條鳥歸巢的叫聲，只有陣陣引擎聲；回程的車中有股天寬地闊、山青水綠的恬靜與安詳。張阿豐說：「小時候不參加天主教，沒有麵粉領；現在不參加慈濟，沒有好事可以做！」

鄧金水與陳瑞慈要留他的電話地址，我才發現叫了一整天的「張師兄」是個「圈外的慈濟人」！師兄弟決定回新竹後好好下一番功夫，讓他永遠「有好事可以做」……

走過粵寧里

粵寧里，鮮血和淚水洗過的土地。
如果可以忘掉，
我要選擇把粵寧里所有的種種遺忘，
只留下那一句：
台灣不沉，
還有希望！

◎陳美昇（慈濟委員）

TZU CHI FOUNDATION



再一次，來到東勢，一個純樸的客家小鎮。

在東豐大橋上遙望鎮上的樓房，一幢幢東倒西歪，像沒擺好的積木。大甲溪蜿蜒而過，雖無言卻似嗚咽，為九二一而慟。

整排「跪下」的房子

災後已經十天了。進到鎮上，處處可見身著迷彩裝的國軍，管制著街口，因為到處都在拆除房子。怪手轟隆隆的聲音中，鋼筋如葛藤糾纏，瓦礫像小山聳立，空中塵土飛揚，街道鮮少行人。重機械震天價響，人氣卻是一片死寂。

到了設在東勢國中的慈濟服務中心，拿起資料跟著大甲的師兄姊一起到粵寧里去普查。東勢師姊說：「那是全鎮最慘的一個里。」

一步一步踏在地震蹂躪過的土路上，空氣中，除了煙塵，還有一股惡臭，難怪師姊堅持要我們戴上口罩。觸目所見，房屋不是下陷，就是傾倒，幾乎無一倖免。

好不容易看到一戶較為完好的樓房，師兄走近問路，男主人打著赤膊出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來，客氣地指引著。我說：「家人都平安吧？你很幸運，房子都還好。」

「外觀看似好好的，裏面卻都壞了，不能住了，要拆掉。」很顯然他正在整理東西。

十輪大卡車迎面而來，大地一車搖晃，嚇得我們以為又地震了。到了里辦公室，里長何德欽穿著雨靴，背著擴音器，在各拆除工地忙進忙出。師兄說里長的房子垮了，父母親也在這次地震中罹難了，但他身為里長，也顧不得自己的家和父母的喪事，全力投入救災。

「可憐喔！我們小小的粵寧里，就壓死了八、九十個人。」一位老人歛噓地說。

走到東南路，一排三樓的透天厝全「跪」了下來，居民在對街的帳棚下指指點點、議論紛紛，他們也正是我們要找的災民。

「平安」成了奢求

「我們都是鄉下務農的，相邀來鎮上買房子；現在房子沒有了，貸款怎麼

辦？我們一輩子的努力就是這些，想不到一夜之間就化為烏有了。」

「我們這幾家總共死了五個人，有一家是一對母女，挖出來還抱得緊緊的。」一位熱心的太太滔滔地說著，說到地震當晚，彷彿心有餘悸：「左右搖、前後搖，再上下跳動，幾乎要叫我們扭斷似的。」

「東西乒乓乓倒下來，我奮力逃出來，想從窗戶跳下來；沒想到一出來，居然是大馬路，我才知道一樓塌了，住在一樓的根本無法逃生。」一位阿嬤站在旁邊，望著殘破的家，她面無表情，兩眼空洞，嘴裏喃喃自語。

「妳的房子是哪一間？家人都平安吧？」我試探地問。

「啊？」她回過神來，木然地說：「我的兒子死了，死了。」

「他睡在樓下嗎？」

「他睡在三樓，牆倒下來，把他壓死了。」阿嬤依然面無表情：「我只有一个兒子，他才二十七歲，就這樣死了。」她喃喃說著，好似說著別人的事，與她無關。

不知怎的，她的聲音和表情令我害怕起來。我抱著她，怕她隨時也會死去，當我掏出手帕來擦拭眼淚時，她還奇怪地看著我。許久許久，她那空洞的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眼眶，突然流出眼淚來……

師兄姊過來安慰她，還有那麼多好鄰居，大家會「相照顧」；慈濟人也會時時來關心她。

不捨地告別了阿嬤，轉個彎，又是整排倒塌的樓房正在拆除。一位婦女站在旁邊，望著無情的怪手一鏟一鏟的，鏟除了她辛苦建立的家園。

一對母女走過來向我們致意，女兒說：「我們一家四口平常分住四個地方，地震當天，在台北的妹妹正好回東勢老家陪媽媽。」

「謝天謝地！讓我把家裏『最珍貴的無價之寶』搶救了出來。我們家最珍貴的無價之寶就是『媽媽』。」妹妹說。

只要家人無恙，房子毀了可以重蓋。在大浩劫中，「平安」成了奢求，其他，可有可無，就不去計較了。

「只要台灣不沉，一切都有希望。」

拆！拆！拆！面對慘不忍睹的景象，只有自我安慰：大破壞後才有大建

設，但願東勢能浴火重生，若干年後，成為一隻新羽煥爛的鳳凰。

來到東蘭街的巷子裏，巷口一幢大樓已拆得差不多了。走進去，兩旁的房子居然好好的，一排貼著黃單子（表示建築結構要注意，須再勘驗），一排貼著綠單子（表示建築結構安全）。我們轉達上人對大家的關懷，居民再三稱謝，並述說當天驚心動魄的情景。

「我們逃到樓下馬路上，家家戶戶圍牆都倒了。黑漆漆的，一群人想要出去，才發現街頭巷尾都被倒塌的樓房堵住。」

「餘震不斷，大家怕房子再倒下來，會集體死在巷子裏，所以合力挖開一個小洞，困在巷裏的人才一個個爬了出去。」

到了最後一家，房子被貼上紅單子，是幢嚴重龜裂的危樓。男主人還在裏面整理東西，師兄告訴他：「既是危樓，就不要進去，以免發生危險……」

話還未說完，一陣天搖地動，嚇得大家驚聲尖叫，從騎樓跑出來，我抓住一輛卡車的鋼板，看騎樓的日光燈劇烈地搖來搖去，口裏跟著大家高聲念佛。

在災區遇到餘震，真是恐怖加倍。「快走！」師兄領著我們，逃命似地來到大街上。



情至人間|中的盪盪

按著名冊一戶一戶找人，絕大部分災民都已遷離，所以普查工作相當困難。

在一排歪斜的房屋前，我們遇到了一對年輕的夫妻。師兄安慰他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那位先生激動得握拳舉手高呼：「只要台灣不沉，一切都有希望。」

「妳看過螞蟻嗎？螞蟻合力搬食物，碰到障礙物，牠們會繞道，此路不通，再找其他路，總要把食物抬到目的地。」那位先生對著我說：「慈濟人就像螞蟻一樣，載著物資，碰到路過不去了，繞道；這條路不通，再繞；那條路也不通，再繞，總要把物資送到災民手中。我衷心佩服你們，慈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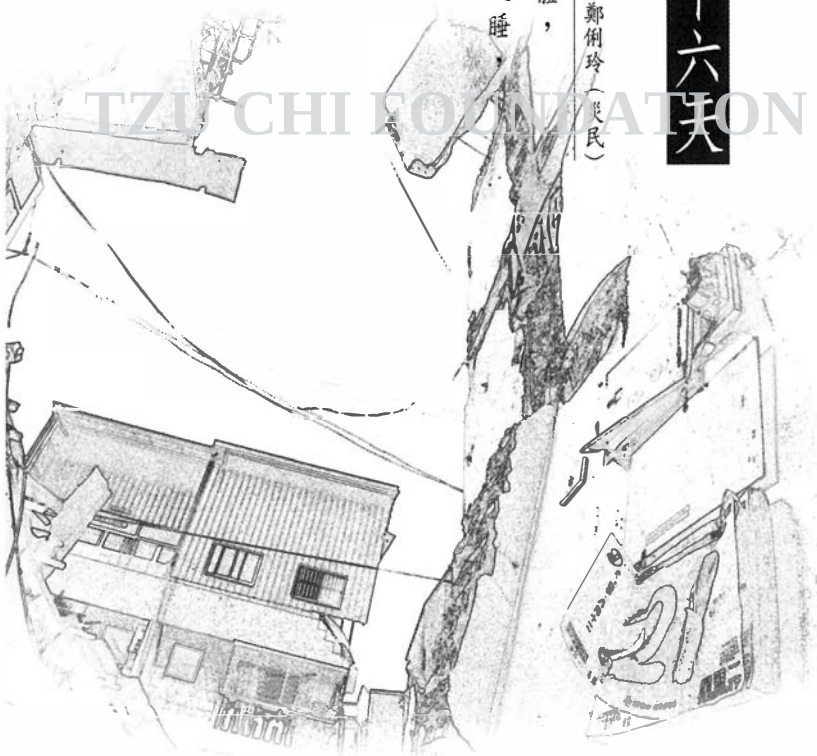
在豔陽下，曬得皮膚發燙，走兩腿痠軟，在老鄰長的協助下，好不容易完成任務，聽到這樣的話，大家心裏都百感交集。

粵寧里，鮮血和淚水洗過的土地。如果可以忘掉，我要選擇把粵寧里所有的種種遺忘；只留下那一句話：台灣不沉，還有希望！

思念不只六十六天

◎ 鄭俐玲（災民）

我抱不到女兒溫暖的身體，
也無法枕著先生的肩膀入睡，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世界怎麼全變了樣……





老公，親親如晤：

自與你分別至今，已是第六十六天。相識十六年以來，從來不曾有這麼久沒有你的音訊，無論當兵、出差、工作、出再遠的門，電話、信件從未斷過。體貼如你，怎捨得此刻留我一人，苦苦思念、淚流不止？

你知道我們的小女兒走了嗎？那個我用全部生命愛著的女孩……。

你常誇她像是個精緻娃娃，溫柔、甜蜜又貼心；她的動作總是輕輕巧巧的，惹人愛憐；她的善良，總讓人感覺溫暖。你也常說，我最愛和女兒談情說愛——「妹妹。」「怎樣？」「愛你啊！」「我知道啊！」「我怕你忘了呀！」「不會！不會！」我們母女倆重複著這樣的對話，千百遍也不厭倦。「媽媽，我那麼、那麼愛你……」「怎樣愛？」「抱緊緊親親愛！」

然後，她會用她的小手緊緊抱住我……。我們的小女兒「妹妹」，五歲半，正在念大班，期待著上小學……，天啊！我無法停止對她的思念！

地震那一天，妹妹生病了，下午請假，我帶她到醫院的小兒心臟科看病。晚上八點半，早早就讓她睡了，我讓她睡在我們的床上，想陪著她、照顧她。

陪著、陪著，我也睡著了。地震前會兒，我還醒來，起身到隔壁房間為兒子蓋被，瞥見你仍坐在客廳。回房把女兒抱好，親一下，才躺著，誰知就天搖地動起來，剛搖第一下，妹妹就醒了，我摟著她告訴她：「不怕，是地震。」接著又晃動第二下、第三……，天花^板竟開始崩塌，牆壁矗立眼前，衣櫃重重壓在身上，瓦礫、石塊砸得我們滿身^滿臉。

堅固的房子原是要保護人的，如今壓在身上卻成了無法動搖、無法推開的夢魘！我們的女兒如此善良，如此堅強。她趴著，在我的右手腋下，左手、左脚被重物壓住，只喊著痛，要我幫她把東西推開；她說好渴，想喝舒跑；她說不要死，等人救出我們時，要陪我一起住院。她沒有哭，一滴眼淚都沒有掉，只喊著：「爸爸來救我們！哥哥來救我們！」而我全身又痛又麻，動彈不得。我推不開衣櫃，推不動牆壁，甚^至不能呼吸，好想死去。但是，我好想努力活著，好想陪著女兒。

女兒先被救出來。但是，等我到醫院找到她時，她卻躺在某個角落的地^上。我只見她緊緊閉著黑色的唇、滿身的塵土，你知道我多麼想陪著她走嗎？在殯儀館的那些天，我日夜守著她，只想陪著她。怕生的她，倘若找不到媽



媽，可怎麼好？

我等著你，親愛的老公，只有你最清楚我的心痛；我需要你，沒有你的攙扶，這樣的日子怎麼熬下去？然而我一天等過一天，等到的只有壞消息。究竟發生什麼事？為什麼轉眼間，世界全變了？多希望只是惡夢一場，多希望可以再抱抱女兒，多希望能枕著你的肩入睡……。

凝視著你冰冷的身體，你穿著我新買給你的內衣，手上的錶帶已斷，但手指依舊俊秀有力。我好想好好摸摸你，再說一次：我愛你！嫁給你真好！

我不忍看你的臉，他們說經過太多天才挖出，五官已模糊……。

望著你，心中的吶喊，伴隨著止不住的淚水，真正能說出口的卻只有一句：「老公，你真的走了嗎？」

要一個愛家、愛孩子、愛先生的女人重新開始，需要多大的勇氣，你知道嗎？老公啊！我感覺得到你的不捨，你的愛。

讓我們換一種方式相愛吧！我不因為愛，而不捨；如今因為愛，所以放下，我用全心的愛祝福你，你展翅翱翔吧！帶著我們的女兒飛上雲端，直往光明的國度。走吧！我的心底總有一個空位留在過往的記憶，那是一種甜蜜與幸

福的滋味。

我們的兒子，再過幾天就滿九歲了。我會盡全力愛他，教導他，如你一樣，充滿智慧與熱情；如妹妹一樣，善良而貼心。我們會努力走穩我們人生的路，請你放心，我們會很好的，因為我們身邊還有好多家人、好朋友，用滿滿的愛支持著我們。

TZU CHI FOUNDATION

廢墟中的新秩序

◎陳淑華（經濟學雜誌資深撰述）

學校開學了，教室卻成了危樓，孩子們只好在車棚中展開新的學期。

大地震過後，

留下的是一片廢墟，

不過，

一切重來，

卻是營造一個更美好家園的契機。



大地震發生後的第十二天，台中縣霧峰鄉萬豐村萬豐國小收容所災民，心中原本建立的秩序逐漸又動搖了。

一場漫長的等待

這個災後第三天，才為媒體注意到的收容所有大約四百多人，其中七成是離此不遠的全家福社區受災戶。

全家福社區位在車籠埔斷層上，一條大馬路，將這處透天厝的社區分成南北兩個部分。這裏原是個小山丘，建築商將南邊的山丘鏟平，把土堆在北邊較低的基地上。大地震一震，南邊的基地較穩定，屋子雖保住了，可是地基滑動了。北半邊建在原本鬆動基地上的房子，更是陷落的陷落，倒的倒，毀的毀，造成了將近三百戶的受災戶。

大地震過後，雖然只有一人往生，但他們馬上面臨無家可歸的困境。所幸居民當中數位從事教職工作的人，以教畫畫的林念坤為中心，馬上站出來在萬豐國小自行成立收容所，更自行到處張羅救援物質。



情至人間中的盪盪

因為不知道會有多少物資進來，特別是水，也不知道要在這收容所待多久。他們以一個月的存糧來計算，對水進行管制，一天三十箱礦泉水，煮一餐用掉一箱；並以簡單的飯票，確認每天的飯量。同時他們也自組巡邏隊，並帶頭開始進行環境消毒，加上簡便醫務所的設立，每天統計生病的人數，把疫情控制得很好。剛開始，災民對這群主導者，特別是林念坤提出的這些做法有點不諒解；不過後來也漸漸體會到，在狀況未明朗之前，要自己靠自己。一套「生存規則」逐漸在這些災民心中形成。

不過，隨著政府的朝令夕改，表格不斷地填了又填、改了又改。建築物損毀的鑑定一直無法定案，補助款也一直無法落實。災民心中的不平逐漸又升起。

儘管災後的第三天，人本教育基金會組成的義工即以四天一梯次的方式進入台中縣的災區，也來到了萬豐國小。這個收容所，在此設立了孩子站，替那些忙著填表格或外出謀生的大人照顧小孩，同時以聊天的方式提供心理復健的機會，並協助他們成立自救會。

不過談起何時可以結束收容所的日子，談起未來仍是一件難以期待的事。住在南邊的人因為地上物還好沒有很大的損壞不希望離開，一輩子才買這幢房

子，再蓋另一幢房子對他們來講壓力太大了。

原地重建或整建成了他們的希望。北半部的人大概就得放棄了，但放棄了要到哪裏去？在等待重建的過程中又如何得到一個臨時的安置，其中牽涉就學與就業，還有是否背著毀損屋的貸款？這樣的問題不僅是全家福社區災民的問題，更普遍存在這次大地震災民的心中。

毀滅後的再造契機

大毀滅之後的重建工作是一條長而艱辛的路。其實早在全國啟動第一階段的救援行動時，就有一群人將眼光放到未來家園重建的道路上。

魚池鄉共和村長寮尾社區，位在魚池街北方一點五公里的偏僻角落。此次大地震雖然無人傷亡，但整個社區五十三戶人家的房子幾乎全倒。災後的第三天，面對滿目瘡痍的家園，正不知如何是好的災民，遇見了中央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陳其南。

以過去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經驗，陳其南深知此刻必有像長寮尾災民



情至人間|中的盪盪

一樣需要協助的社區居民，於是地震發生的當天，他便帶領了文化環境基金會的社區工作團隊深入災區。

對一個世居百年而逐漸凋零的農村聚落來講，這樣的一種集體性破壞可能意味著一種轉機。很快地，長寮尾社區的重建委員會就在十一位年約四十歲左右的青壯年的共識中組成了。為了以後長達一兩年的重建，重建委員會開始找尋建造臨時屋的土地，文化環境基金會的專業團隊負責尋求外在的資源，很快地整合了相關的建築規畫業者投入這個重建行列。

十月初，台南永續基金會號召的義工也進到了長寮尾社區。這些以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系的學生為主的義工，為這樣的重建團隊注入了一些新想法，趕在政府拆屋大隊到來之前，大家到瓦礫堆中找尋可資記憶的東西，以便日後在新社區建立一個與這次地震有關的小型博物館。

老阿媽沒用掉的胭脂粉、還有她私藏的阿公照片，一一從壓扁的五斗櫃中
找到；一股壓不扁的力氣，也從居民的動作中流瀉出。

不遠處，另一位大難不死的老阿媽拉著訪客的手，進入那間瓦片崩落，半堵牆傾圮，土塼滿滿堆到床上的屋子，眼眶含淚、驚恐地敘述著大地震那一

天，她如何在瞬間拉著重聽的先生過一劫。

而她那七十八歲的先生則坐在正廳的廊下，一點也不記得當晚的死裏逃生。老人記憶中留著的是當年他如何與兄弟親手打造這間正廳；這是一間結合竹編、磚造與木架構的建築，大地震過後，屋頂見天了，但木架構仍好好地挺立著。那一根木頭從那座山搬下來的，老人說來歷歷在目。

圍繞著老人的是幾個年輕子侄輩，包括重建委員會的主委楊江榮。也許是想著老婆驚恐的心情，看著家園的殘破，即使對老屋有再多的感情，老人覺得未來還是蓋鐵皮屋比較安全。年輕一代對未來充滿了期待，展露了建屋的急迫性，楊江榮適時地表達了大家一起慢慢蓋，才能解決道路等公共空間需求的想法；如果大家急著蓋房子，現在條件不足，只能亂蓋一堆鐵皮屋，那重建出來的將比原來的更糟。

自大地震以後，至重建委員會成立以來，無論白天或黑夜，這樣的談論常常在這個偏遠、向來以老人人口戶數多的村落出現。而這正是陳其南團隊的期待，他們相信透過這樣的討論，居民將學會如何處理公共事務，社區的凝聚力會越來越強，如此一來，離一個真正共同體的社會便不遠。於是在空間重建的



過程，社會重建也跟著進行了。

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

中華民國社區資源交流協會的張紅雅與她的夥伴春燕兩人，在大地震過後一星期，來到了南投縣中寮鄉的永平村。在這個鄉公所所在地，兩條長約七百公尺的平行街上，總共有五十八人在這一場大地震中失去了生命。如此慘重的災情，令張紅雅直覺需到這裏來提煉他們「底層生活網絡」重建的經驗。

一、二個禮拜下來，她們發現當地青少年無所事事，甚至對地震帶來的死亡，表現出事不關己的態度，便透過幾個熱心媽媽的協助，打算組一個中寮青少年隊。而與街上的婦人聊天過程中，她們隱隱約約感受到，婦女們視這次災變為一種突破過往生活的契機；於是，「中寮婦女學院」的構想也在張紅雅的心中形成。

不過，她也強烈地感受到這群踩著土地的人，所散發出來的強韌生命力。張紅雅很難想像，在這個剎那間而臨如此多死亡的土地，依然還能讓人感受到

知足的氣息，於是她開始質疑自己有何資格去改變「只要兩千塊就可以過一個月的生活」，更擔心大批前來幫忙的團體，無形中展露的強制作風，會使生活淳樸的鄉民無力招架。而這些外來團體常常先與地方的有力人士接觸，缺乏底層的聲音，結果可能只是強化舊有社會結構可能存在的陰暗面，而不是帶來更具公平性的改善。

然而，誠如震災以來持續關懷中寮的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喻肇青所言：「不管對受災者或非受災者而言，這都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

建立社區新秩序的關鍵

世居在中寮鄉永平村街上，六十多歲的張文雲，曾當過三屆的縣議員。大地震當時，她家那二層樓的木造街屋的鐵捲門因為停電無法打開，後門又無退路，她和先生只能躲在一樓的小貨車底下，直到凌晨四點多鐘，鄰人不見他們的蹤影，才來敲打找尋，讓他們從一樓架梯子逃出來。如此的逃生經驗，讓她深覺後路的重要性，而將沿著家屋後頭的河流築堤闢路的想法，寄託在未來的



「重新造鎮」上。

住在同一條街上，從事外燴工作的婦人說，他們一家比較好運，人沒有受傷；因為他們比較不會賺錢，沒有能力蓋樓房，只能住蓋瓦的。瓦房雖然也嚴重受損，不過不像鋼筋水泥樓，瞬間垮下來，二樓變一樓，讓人來不及逃命。現在大家都一樣了，如果要蓋新屋，都得借錢重頭來，話語中隱含著她對未來的期盼。無論如何，這個曾經以產香蕉聞名，如今，隨著人口外流，只剩一些老人人口的鄉鎮勢必得面臨改變。

永平街尾，同一鄰里大約五十戶人家，災後三天便自中寮國小的收容所，遷回住家附近的河堤旁，搭了一個大帳棚共居其下。沒有人規定誰該負責張羅三餐，但很自然的，時間一到，手邊沒有工作的人，便會過來準備；有的到收容收取菜，有的拿出田間採的菜，就在樹下的簡易爐灶下煮了起來。

鄰里間的互助關係，並沒有在這場大地震中震垮，反而在集體的恐懼經驗中更加滋生。

大地震當天，許多人便是靠這份互助倖存下來的。魚池鄉的長寮尾社區，得以屋倒在，靠的是這分力量。車在城市邊緣不是依賴土地維生的全家福社

區，也仰賴那一絲絲僅存的社區網絡關係走過生死的考驗。

而這分力量正是喻肇青心中「可以建立社區新秩序，甚至社會新秩序的關鍵」；是陳其南團隊擔心會在日後政府由上而下、粗糙的重建過程中被銷毀的東西；也是張紅雅憂心會在各個外來強勢社團的衝撞間被消耗掉的對象。

翻開台灣的地圖，密密麻麻的斷層交織著，幾乎讓人無所遁逃於天地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就無法逃脫遭遇大地震的命運。

台中縣霧峰鄉六股村，一位從大地震中死裏逃生，家就在車籠埔斷層上的老人說：「老天還有眼睛！」是啊！走過災區，多少的學校，多少公家機關，不是倒塌就是扭曲變形，如果地震發生在大白天，會有多少學校的學生或公務人員遭遇不幸。

活著，要活得更好

老人的家雖毀了，但天地眾神還是留了一條生路給他，讓他不禁流下淚。淚中有他對不可測大自然的敬畏！



震盪中的|人間|至情

災後第十四天，一位中寮鄉的婦人提著一桶剛從廢墟中翻找出來的冬衣，穿過仍飄著淡淡屍臭味的永平街，下到街尾平林溪的溪床上洗衣。

婦人邊洗衣服，邊談著他們一家五口如何在此次的大地震中死裏逃生，無意中談到了過去有次來此洗衣時，不曾留意到上游下過雨，大水瞬間湧至，若不是岸上的人看到了，大聲喊叫，她早被水流沖走了。雖然談著死亡，但婦人用力搓著衣服的雙手、扭動的身軀，還有她那緩緩的口氣，卻有著一股強大活著的力量。

十月天了，秋天將來到，冬天不遠了，這堆婦人努力搓洗的衣服，不久就可以派上用場。婦人說，這樣多少可以省下一些費用。就像災後沒有幾天，中寮的農人、災區的農人，就趕著去採檳榔、採香蕉、採茶，田間作物的生長不會等人。自然運行不息，日子會過下去，而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的碰撞也不會停止，地震更不會從台灣島消失。只有活著，活得更好的想望，可以讓地震島上的人從一次次的毀滅中重建秩序、重建家園。